

# 基督宗教生態神學的發展和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的重要性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

施莉雅·迪恩-德拉蒙恩 (Celia Deane-Drummond)

23-09-21

我想感謝林榮鈞博士慷慨地邀請我今天為大家演講。能獲邀為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作此演講，我深感榮幸。正當全世界都在熱切期待下一個有關氣候變化的重要國際會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一屆締約方大會 (COP21)，以及我認為同樣重要的生物多樣性締約方會議第十五次大會 (COP15)，我們需要為共同的渴求融合我們的心靈、思想和精神，而這種需要是從未如此強烈的。閱讀「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人類的紅色代碼》報告強化了此一迫切感，同時也增加了潛在的焦慮和恐懼。假若我們不學會合作和作為一個國際社會一起工作，那麼我們的共同未來看起來會是暗淡的。半個世紀以來，生態學家一直提醒我們關注這個議題。相當一部分的基督徒神學家亦已緊跟著科學的步伐，至少是那些十分意識到當代社會及倫理議題的神學家。如果我們要擁有面對全球災難的內在資源和知道如何最好地行動的智慧，宗教洞見是極其重要的。

基督宗教在西方的神學發展，在基督新教和羅馬天主教的傳統中，以及在東方正教傳統內，有著稍微不同的形式。但總體而言，我認為它們都警覺到當下的問題。特別是在天主教傳統中，更加迫切感到需要全球一起作出回應，而不單是因為教宗方濟各在 2015 年頒布了一份具有分水嶺意義的通諭。我認為基督徒生態神學的所有分支都是必要的，好能在不同傳統中找到共同的進路。教宗方濟各也踏出勇敢的一步，鼓勵宗教之間的交談，包括原住民傳統，作為前進道路的一部分。因為智慧是共同的探索，所以「不能遺漏任何一項科學類別和智慧型式」<sup>1</sup>。

在基督新教傳統中，林恩·懷特 (Lynn White) 發表對西方型態的基督宗教的批判，可說是生態神學的早期發展。他批評在西方發展的基督宗教是「世界迄今所見最人類中心的宗教」<sup>2</sup>。基督新教的神學家對懷特的立場保持警惕，因為他認為人類對受造世界持有負面態度的根源，是來自對〈創世紀〉1章 28 節論及人類治理大地的詮釋。很多基督新教徒不接受這是正確的詮釋；雖然其他歷史學家<sup>3</sup> 確認，將治理大地理解為人類統治地球的許可證，至少為一些基督宗教團體而言，是合理的詮釋。正如我在後面會講到，這不限於加爾文傳統，天主教神學也是其中一個認同這種詮釋的團體。維持人性尊嚴的強烈意識和讓尊嚴逐漸成為對其他受造物的支配態度，兩者之間的張力一直存在，甚至在當前的思考中也是如此。

東正教在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爾多祿茂 (Patriarchate Bartholomew I) 的領導下，倡導尊重自然界的需要，但採取了截然不同的進路。<sup>4</sup> 有別於對指責採取的防禦態度，如基督新教對懷特的回應，東正教的做法是明白到深度皈依的需要，從不受約束的消費模式及消費主義轉向在神聖禮儀中發現創造的位置。我們是受造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它反映天主光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對創造的慶祝，多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早期教會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生態皈依與其說是新事物，不如說是發現傳統中已有的東西。

<sup>1</sup>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 (Laudato Si, 2015)，第 63 節。

<sup>2</sup> Lynn White, *Science*, 155 (3767) 10<sup>th</sup> March 1967, pp. 1203-1207.

<sup>3</sup> 參看 Peter Harrison, 'Having Dominion: Genesis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in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Critical Perspectives - Past and Present*, Berry, R.J. (ed) (London: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6), pp. 17-30.

<sup>4</sup>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ate, *Orthodoxy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London: WWF, 1990).

在羅馬天主教傳統中，有兩個主要的發展。首先，較為激進的女性主義作家與其他世俗女性主義學者一起開創生態女性主義進路。例如，為羅斯瑪麗·雷德福·呂特爾（Rosemary Radford Ruether）等作家而言，這議題不單是有關人類剝削地球，也涉及到對女性的壓迫。兩者是相互交集的。其他著名的基督新教學者，如凱瑟琳·凱勒（Catherine Keller）、莎莉·麥克法格（Sallie McFague）及希瑟·伊頓（Heather Eaton）等，她們建基於不同的哲學和宗教派別，以多種方式發展她們的思想，以期推動與神學更新同步的社會和生態轉變。

第二個發展路線是我今天更為著重的，就是天主教社會訓導，因為認識了這背景脈絡，便能瞭解教宗方濟各通諭出現的意義。首個生態意識醒覺的書寫，出現在教宗保祿六世的著作和他 1974 年 5 月 14 日的宗座牧函《八十周年》（*Octogesima Adveniens*），該文件是為紀念《新事》通諭（*Rerum Novarum*）頒布八十周年。<sup>5</sup> 當大家把焦點集中於城市化的社會問題時，環境議題被形容為「人們自己的活動而產生戲劇性和意想不到的結果」，等同是對「大自然欠缺考慮的剝削」。教宗意識到這是人類破壞大自然及成為自己墮落的犧牲品的明顯危機，因此連對「關係人們自身的社會生活亦失卻控制力」。<sup>6</sup> 在此階段，對這種關注的神學基礎的討論很少。在澳洲舉行的天主教世界主教會議的文件《世界的公義》（*Justitia in Mundo*, 1971）指責世界上的富裕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造成的環境破壞。<sup>7</sup> 主教會議呼籲大家渡簡樸生活、減少浪費、避免地球這個被視為全人類的共同遺產的毀滅。<sup>8</sup> 〈羅馬人書〉第 8 章把受造物的苦難和基督徒的召叫連繫起來，以實現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反映受造物的圓滿。<sup>9</sup>

然而，在天主教社會訓導裡，為環境議題奠下更堅實神學基礎的功勞，一定要歸功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他 1979 年寫的第一篇通諭《人類救主》（*Redemptor hominis*）開始，他已表現出對生態關注重要性的敏銳意識。在這份文件的開首，他踏出深遠的一步，把最初的創造與基督的降生連繫起來。因此，基督所恢復的不單是破碎的人性，也是一個破裂的大地。所以，「在耶穌基督內，天主為人所創造的有形世界——當罪進入而『屈伏於空虛中』的世界——重新恢復它與天主智慧和愛的神聖來源的原始關係」。<sup>10</sup> 然後，他採用基督的使命（*Christological Mandate*）去修復所有社會層面的破碎人性，同時也修復破碎的自然世界。換言之，這通諭反映了那可稱為宇宙基督論，或當代神學家所稱的深層道成肉身。<sup>11</sup> 指出破碎生態是其他不公義的一個方面，或許標誌了這通諭的獨特貢獻。

《人類救主》亦進一步闡述了我們需要如何瞭解正確的關係，治理大地意味著甚麼。這是基於〈創世紀〉文本，給予男男女女的命令，他們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sup>12</sup> 不過，教宗仍然認真看待吩咐人類「治理」大地的命令，但它如今反映的是基督「王道職」的模式，即「道德比科技優先，人超過事物，精神重於物質」。<sup>13</sup> 他對當刻的金融和政治體系作出了尖銳批評，指出它們非但沒有解決全球問題，反而更加劇了對環境的破壞。<sup>14</sup> 《工作》通諭（*Laborem*

<sup>5</sup> 教宗保祿六世：《八十周年》宗座牧函（*Octogesima Adveniens*, 1974）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paul\\_vi/apost\\_letters/documents/hf\\_p-vi\\_apl\\_19710514\\_octogesima-adveniens\\_en.html](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paul_vi/apost_letters/documents/hf_p-vi_apl_19710514_octogesima-adveniens_en.html)。

<sup>6</sup> 《八十周年》，第 21 節。

<sup>7</sup> 在澳洲的世界主教會議：《世界的公義》（*Justitia in Mundo*, 1971），第 11 節。

<sup>8</sup> 《世界的公義》，第 70 節。

<sup>9</sup> 《世界的公義》，第 75，77 節。

<sup>10</sup>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人類救主》通諭（*Redemptor hominis*, 1979），第 8 節。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john-paul-ii/pdf/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04031979\\_redemptor-hominis\\_zh.pdf](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john-paul-ii/pdf/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04031979_redemptor-hominis_zh.pdf)。

<sup>11</sup> Denis Edwards, such as his *Ecology at the Heart of Faith* (Maryknoll: Orbis, 2006), p. 6.

<sup>12</sup> 《人類救主》，第 9 節。

<sup>13</sup> 《人類救主》，第 16 節。

<sup>14</sup> 《人類救主》，第 15 節。

*Excerens*, 1981) 進一步發展有關人類治理的概念，不是要剝削濫用，而是在「公義與神聖」中光榮天主，把承載天主肖像的人類的能力與作為創造者的天主的行動作為比較。<sup>15</sup> 這種對人類能力的樂觀態度，同樣在《願祢受讚頌》(*Laudato Si'*) 中找到共鳴。

《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1987) 開始把一些概念編織起來，例如「超級發展」使得物資被過度使用，嵌入在最鄙視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罪的結構」中。<sup>16</sup> 人類表達對環境負責任的形象的主張，在此變得更強大，因為這正是人類變得完美的方式，並反映了天主的肖像。在此，我們發現了一種神學人類學，它建基於我們對待自然世界的方式，根據〈創世紀〉和〈智慧篇〉第 9 章 2-3 節的文本，這是天主賦予人類的特殊任務。《百年》通諭 (*Centesimus Annus*, 1991) 引入了地球作為天主一視同仁地賜給全人類的禮物的概念，為共同利益的觀念提供本體論基礎。<sup>17</sup> 在此，我們發現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論及發展人類生態的需要，以強調人類變得昌盛所需的本體論條件。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 2007 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引用《百年》通諭，肯定了與「人的生態學」並列的自然生態學，並相繼要求一種「社會生態學」。<sup>18</sup>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2001 年在聖伯多祿廣場主持公開接見時，首次用到「生態的悔改」一詞，似乎是就生態問題指向提高環境意識的普遍趨勢。到了 2003 年世界主教會議的會後宗座勸諭《羊群的牧人》(*Pastores Gregis*, 2003)，生態的悔改具有更明顯的神學元素，被演譯為「管理員」。大公宗主教巴爾多祿茂的影響反映在一系列的共同宣言中，使得生態的悔改也意味著在基督內的皈依「會為我們帶來思想和行為的改變」。<sup>19</sup>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觸及到仁慈與自然界和人際關係之間的聯繫。<sup>20</sup>

繪畫天主教社會訓導的發展脈絡及其對生態關係重要性的具體理解，也涉及到全球和平正義的問題，特別是通過世界和平日的信息，從 1990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文告〈與造物主和好，與受造界共存〉(*Peace with All Creation*) 開始，持續至教宗方濟各的勸諭。這些文件蘊含的一致信息是，把與天主的正確關係和對受造物的適當照顧，與全球安全聯繫起來，反之亦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還強調了自然界作為和平手段的美學價值，因此：「我們每與自然接觸有一種深刻的重整力量，默觀自然界的華美壯麗帶來平靜與清朗」。<sup>21</sup> 本篤十六世提出了「跨代團結」的重要性。因此，「生態危機已經讓人們看到，一種跨越時空的團結的迫切性」。<sup>22</sup> 對本篤十六世來說，「在慈善、正義和共同利益的價值觀啟發下」尋求世界真正的團結，是參與解決環境問題的最深層動機。換言之，處理環境問題的基本理由最終與社會正義的問題有關。

<sup>15</sup> 《工作》(*Laborem Excerens*, 1981)，第 25 節。

<sup>16</sup> 若望保祿二世：《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1987)，第 28 節，<https://catholic.org.hk/%e8%ab%96%e3%80%8c%e7%a4%be%e6%9c%83%e4%ba%8b%e5%8b%99%e9%97%9c%e6%87%b7%e3%80%8d%e9%80%9a%e8%ab%ad/>。

<sup>17</sup> 《百年》通諭 (*Centesimus Annus*, 1991)，第 31 節，[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john-paul-ii/pdf/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01051991\\_centesimus-annus\\_zh.pdf](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john-paul-ii/pdf/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01051991_centesimus-annus_zh.pdf)。

<sup>18</sup> 本篤十六世：世界和平日文告 2007 年〈人，和平的核心〉：[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benedict-xvi/pdf/messages/documents/hf\\_ben-xvi\\_mes\\_20061208\\_xl-world-day-peace\\_zh.pdf](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benedict-xvi/pdf/messages/documents/hf_ben-xvi_mes_20061208_xl-world-day-peace_zh.pdf)。

<sup>19</sup> 若望保祿二世與大公宗主教巴爾多祿茂的聯合聲明，2002 年 6 月 10 日，[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speeches/2002/june/documents/hf\\_jp-ii\\_spe\\_20020610\\_venice-declaration\\_en.html](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speeches/2002/june/documents/hf_jp-ii_spe_20020610_venice-declaration_en.html)。同時見於施莉雅·迪恩-德拉蒙恩的評論，載於：*Seeds of Hop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Climate Justice* (London: CAFOD, 2009), pp. 152-55。

<sup>20</sup> 若望保祿二世：《富於仁慈的天主》(*Dives in Misericordia*, 1980)，第 2 節，<http://archive.hssc.org.hk/Archive/database/document/P167.htm>。

<sup>21</sup> 若望保祿二世：世界和平日文告 1990 年，〈與造物主和好，與受造界共存〉<http://peace.fjac.fju.edu.tw/index.php/statements/john-paul-ii/25-1990>。

<sup>22</sup> 本篤十六世：世界和平日文告 2010 年，〈如果你想締造和平，那麼請你保護造物〉[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benedict-xvi/pdf/messages/documents/hf\\_ben-xvi\\_mes\\_20091208\\_xliii-world-day-peace\\_zh-t.pdf](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benedict-xvi/pdf/messages/documents/hf_ben-xvi_mes_20091208_xliii-world-day-peace_zh-t.pdf)。

因此，教宗方濟各的通諭《願祢受讚頌》與其說是新的天主教教義，不如說是將以前的一些思想加入了新的焦點。然而，我今天將強調一些不同的元素。首先要注意的是他的政治敏銳度，他將通諭的發布時間推遲至剛好在 2015 年巴黎氣候大會締約方會議召開和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發布之前。與其他通諭不同，教宗方濟各大膽地引用和使用科學和科學論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科學家引用其《願祢受讚頌》通諭比之前或之後的任何通諭都要多。他既向那些不同宗教傳統的人和沒有宗教傳統的人敞開心扉，同時也增加了天主教和神學使命的力量去關心造物及它的人民。他借鑒聖方濟各阿西西的見解——取這位聖人的名字作為名號標誌著教宗方濟各的風格——實際上這份通諭的內容，就是從聖方濟各阿西西對地球的讚美詩中汲取靈感：創造是愛的秩序，植根於造物主的愛。「祢愛一切所有，不恨祢所造的；如果祢憎恨甚麼，祢必不會造它（智 11:24）」。<sup>23</sup>

通諭的模式也採用「觀察」、「判斷」，然後「行動」的形式，一種解放神學形式的特徵，特別是來自南美洲的背景。關於我們需要「觀察」什麼，通諭第一部分就是關於聆聽地球的哀號，以及窮人中的最窮困者的呼聲。將這兩條線交織在一起並非罕見，這是自 1970 年代以來天主教社會訓導的特徵，不同之處在於教宗方濟各引入了更具體的例子和明確的科學數據來支持他的觀點。「判斷」主要是來自神學方面，即源自於對發現自然世界的神學觀點，以及認識到濫用創造是一種生態罪。因此，這場危機不僅僅是自然危機，而是源於人類對待自然世界的方式。這種觀點反映了以前的天主教社會訓導，但變得更加明確，把討論從邊緣轉向中心。教宗方濟各分析的一個新維度，是他理解到人類已經變得過於依賴技術範式，但認為這種範式削弱了健康的人際關係，並假設了技術方案能為人類的問題提供答案。<sup>24</sup> 當他進入如何行動的第三部分時，他建構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即整體生態學。生態的悔改是關於擁抱新的整體生態範式而不是技術範式。這並不意味他拒絕科學和技術，而是認識到它的局限並作出整體思考。我將在下面再次回到整體生態學的概念，但想指出緊隨其後的一些以實踐為導向的章節：（1）居住在我們的共同家園，（2）培養出新的生態公民，（3）擁抱生態靈修，（4）培育生態美德。與其他教宗的聲明相比，教宗方濟各更多地闡明了罪惡的嚴重性、在哪裡可以找到神學資源來做出必要的改變，以及實用的建議和前進的方法。

教宗方濟各的整體生態學有時候被解釋為，對我們作為全球社群所面臨的問題，在社會和生態之間的一種「聯合思考」設想。然而，教宗方濟各意圖用整體生態學來取代技術生態學的範式。因此，它也包括神學層面，這意味著既注意前面提到的傳統訓導，也對其他宗教傳統開放。互相連結當然對他理解整體生態學至關重要，但他迫切要求的，是本體論方面的根本改變，而不僅僅是表面上的改變。相互連結的主題並不是突然在通諭第四章中出現的。如果我們只是翻閱它，那麼我們就會錯過了它是如何構建整份文件的脈絡。即使第一章也強調「世上萬物彼此相連的信念」（而這是來自創世紀<sup>25</sup>）。這不是生態學的新發明，因此「這些古老的故事，充滿象徵性的意義，見證我們今天共享的信念：世上一切皆互相連繫，若要對他人實踐友愛、公義和忠信，我們一方面要真心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方面要維繫與大自然的關係，兩者密不可分」（第 70 節）。在保持強烈的人類尊嚴感之同時，將人類和社會層面交織在一起是基本的。這不僅僅是「轉向自然界」，而是一種看待我們作為人類的不同方式，一種新的人類學。在這種觀點下，「人類不是完全獨立自主的」。<sup>26</sup> 人類依賴運作良好的生態系統：人離不開生態系統，反之亦然。這方面的結構很重要，因此「一個健全的社會機制必定會有一些有助

<sup>23</sup> 《願祢受讚頌》，第 77 節。

<sup>24</sup> 他對科技的批評，引用洛曼勞·郭蒂尼（Romano Guardini）的文本《現代世界的結束》（*The End of the Modern World*），見《願祢受讚頌》，第 105 節。

<sup>25</sup> 《願祢受讚頌》，第 63 節。

<sup>26</sup> 《願祢受讚頌》，第 63 節。

於環境和眾人生活質素的影響」。<sup>27</sup> 例如，濫用藥物等問題導致從貧困地區進口產品激增，從而使這些地區的生活遭到破壞。

全球性的問題也需要全球和集體的行動，這也是教宗方濟各打算今年親自出席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第 26 屆締約方大會 COP 26 的原因之一。與整體生態學概念交織在一起的，是承認技術或科學只關注單一問題是行不通的。這就是教宗方濟各所說的源於知識碎片化的「還原認識論」。<sup>28</sup>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結合所有知識分支洞見的整合方法來解決問題，。正如教宗本篤十六世認識到，我們需要承認我們的生命是一份禮物，從而承認所有生命及地球上的生命也是禮物，所以「我們必須接受我們的身體，視它為天主賜予的禮物，才能領受和接納天父所恩賜的世界，視之為我們共同的家園。若我們認為對自己的身體有絕對權力，則在不知不覺中，我們會認為自己對萬物亦享有相同的絕對權力」。<sup>29</sup>

一個整體的進路是嘗試看到整全而非原子粒般的方法來應對挑戰，因此，「我們在關注環境的同時，需要對人類夥伴投入真誠的愛，以及堅定不移地致力於解決社會問題」。<sup>30</sup> 整體生態學的社會層面意味著對我們共同家園的保護，不是把經濟和政治生活等其他社會問題排拒在外。<sup>31</sup> 以整全方式將關注議題的社會、經濟、生態、精神面向結合起來並非易事，但教宗方濟各提醒全球社會，原住民團體可以成為我們的典範，可以成為「主要的協商交談對象」。<sup>32</sup>

整體生態學意味著通過新的方式來思考與生態協調的經濟和治理、一個循環經濟或生態經濟，以及用不同方式來考慮我們所屬機構的財務、治理和結構。如果要讓整體生態發揮作用，它需要從國際到國家再到公司治理的各個層面發揮作用，而不僅僅局限於單個項目，無論它們多麼有價值。僅僅依靠個人的責任感是不夠的，儘管這是個好開始。需要改變並且要快速改變的，是人類社會所嵌入的結構。因此，那些有能力做出這種改變的人肩負著巨大的責任，不僅要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來適應整體生態，還包括關注機構組織的具體治理問題及其發展策略。

整體生態學還意味著從「搖籃到墳墓」仔細思考機構組織的每個層次到底在做什麼，將各個點連接起來，使策略與信息相匹配。我認為，這是關乎一個機構組織的誠信。如果一個機構組織沒有對其自身的治理、金融投資和實踐採取綜合的方法，從而成為一個有不同結構的模型來反映出《願祢受讚頌》的信息，那麼它是無法真正宣揚變革的需要。

總而言之：教宗方濟各向世界傳達了一個信息，不僅在 2015 年，而是在更長久的時間裡都能引起共鳴，即以新的方式構思和實踐基督徒和天主教的信仰。正如他尖銳地指出：「活出我們的使命，而成為天主化工的保護者，是個重要的生活美德；絕非可有可無或次要的基督信仰經驗。」<sup>33</sup> 我們所有人面對的挑戰是，不僅作為個人，而是作為機構、社會和全世界，找到思考和實踐這一信息的方法。

謝謝大家的聆聽

---

<sup>27</sup> 《願祢受讚頌》，第 63 節。

<sup>28</sup> 《願祢受讚頌》，第 63 節。

<sup>29</sup> 《願祢受讚頌》，第 155 節。

<sup>30</sup> 《願祢受讚頌》，第 91 節。

<sup>31</sup> 《願祢受讚頌》，第 139 節。

<sup>32</sup> 《願祢受讚頌》，第 146 節。

<sup>33</sup> 《願祢受讚頌》，第 217 節。